

水后

water queen

威尼斯三部曲之 1

By Kai Meyer [德] 凯·麦尔 著
刘兴华 译

美国**最佳**少年小说奖获奖作品，
被译成**18**种文字出版。

比“哈利波特”更惊险刺激！
比“纳尼亚”更宏伟瑰丽！



水后

WATER QUEEN

威尼斯三部曲之1

By Kai Meyer [德]凯·麦尔 著

刘兴华 译

Title of the original German edition:
Die fließende Königin © 2001 Loewe Verlag GmbH, Bindlach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Jia-xi book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原出版社 Loewe Verlag GmbH 授权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在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节录或翻印。
本书中文简体译稿由台湾允晨出版社授权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版贸核渝字(2006)第13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后/(德)麦尔著;刘兴华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8.6
(威尼斯三部曲)
ISBN 978-7-5366-9064-6

I. 水… II. ①麦…②刘… III. 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54336号

水 后
SHUIHOU

[德] 凯·麦尔 著
刘兴华 译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李 子
责任校对: 何建云 装帧设计: 曹 颖 慕 蓓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张: 7.625 字数: 126千

2008年6月第1版 2008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66-9064-6

定价: 22.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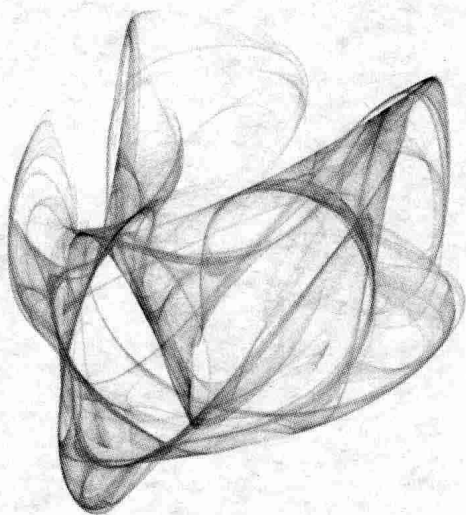
CONTENTS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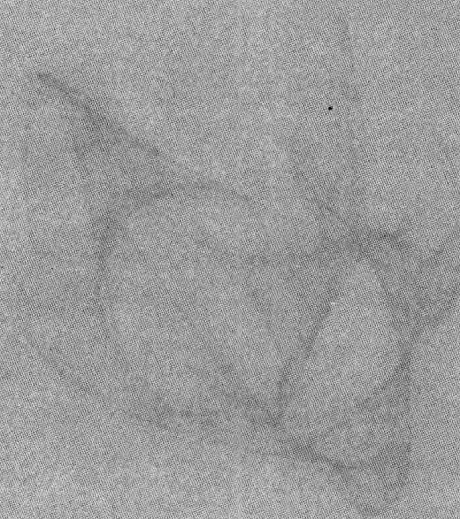
1	人鱼
27	镜子眼睛
55	温珂的故事
75	出卖
131	结束与开始
157	穿越河道
167	火的使者
195	宿敌
217	太阳飞艇

RENYU

人 鱼



人 魚



那艘载着两个女孩的摇船，驶出了一条小河道。她们必须等着大河道上的赛艇划过去，但在几分钟后，河道上还是一直纷纷扰扰，拖船和汽艇来来往往，所以船夫宁可再多等一会儿。

“马上就好了，”他对女孩们喊道，双手紧紧抓住他的摇桨，“你们不急吧，是不是？”

“不急。”梅勒，两名女孩中较大的那名，喊了回去。事实上，她却激动异常，好像这一辈子还不曾这样过。

几天以来，人们在威尼斯都只谈论着大河道上的赛船活动。主办者宣称，这种人鱼牵引船只的盛况，前所未见。

有的人轻蔑地称人鱼为“鱼女”，这只是咒骂她们的无数脏话中的一种，特别在大家以为她们和埃及人同流合污之后。不过，并没有人真的相信这种胡说八道，毕竟法老王的军队在地中海上还消灭了无数的人鱼。

今天的船赛，有十艘船从大运河南端的史台奇尼（Stecchini）宫的起点出发。每艘船都由十条人鱼牵引。

十条人鱼！这大概破了纪录。崇高之城（La Serenissima），威尼斯人乐于如此称呼自己的城市，从未经历过这般盛况。

人鱼呈扇形展开，被系在船前能经受住她们尖锐牙齿的长缆绳上。在运河便于观看的左右两岸，当然还有各个宫殿

的窗户和阳台上,都聚满了观赏表演的民众。

不过梅勒的激动情绪和船赛毫无瓜葛。她有另外一个原因,一个她以为更好的原因。

船夫又等了两三分钟,才把细长的黑色摇船滑到大河道上,穿过河道,来到对面的河口处。他们差一点就被一艘船撞个正着,一些装模作样的家伙把自己的人鱼系在船首,一边大声叫嚣,试着和参加船赛的对手一争高下。

梅勒把她深色的长发拨拢到脑后,不过风老是把头发吹到她眼前。她十四岁,个子不高也不矮,却有点瘦。不过几乎所有在孤儿院的孩子都是这副模样,当然胖子鲁格诺例外,因为他有病——至少舍监们是这么说的。不过晚上偷偷溜到厨房,吃掉所有孩子的点心,真的是有病吗?

梅勒深吸了一口气。看着被抓起来的人鱼,让她感到难过。她们有着人类的上半身,皮肤光滑白皙,一定有不少女子每晚在祈祷时,恳求能拥有这样的皮肤。她们的头发直而长,因为鱼女认为剪掉头发是种耻辱,甚至连她们的人类主人也尊重这种习俗。

人鱼和一般女人的不同之处,第一个在于她们有力的鱼尾。人鱼的尾巴从腰部开始长出,很少有短于两米的。她们的尾巴跟鞭子一样灵活,像猫科野兽一样有力,和市议会宝库

里的首饰一样银光闪闪。

而第二个重要的不同——也是人类最感到惧怕的地方——是那张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嘴，像个裂开的伤口割开了她们的脸。就算其他特征和人类一样，甚至美丽无比——无数的诗篇歌咏过她们的眼睛，不少为情所困的年轻人甘愿为她们葬身水中——然而她们的大嘴，更加让人相信她们是动物，而非人类。人鱼的嘴巴可以从左耳伸展到右耳，当她张开嘴时，整个头颅看来就像裂成两半。颞骨处冒出好几排尖锐的牙齿，又尖又细，像是象牙做成的钉子。谁要是说鲨鱼的牙齿吓人，那他便还没有朝人鱼的嘴里仔细瞧过。

基本上，人类对人鱼所知不多。必须承认，人鱼对人类避之唯恐不及。对多数城里的居民来说，这个原因就已足够去猎捕她们了。年轻人常常以此取乐，把那些初见世面、在威尼斯河道迷宫中迷路的小人鱼逼上绝路；如果有人鱼因此丧生，大家也只是觉得遗憾，毕竟没有人谴责这种猎捕行径。

人鱼被捕获后，多半被关在军火库的水池中，直到找到某些理由才喂食她们。这个理由常常是船赛，很少是为了炖煮鱼汤——就算她们的长鱼尾味道绝佳，甚至胜过水妖和海蟒。

“她们让我难过。”摇船中靠坐在梅勒身旁的女孩说。她看来一样营养不良，甚至更加骨瘦如柴。她有一头金黄、几近

白色的头发，长长垂落到她的背上。梅勒对这位同行的同伴一无所知，只知道她也来自一间孤儿院，位于威尼斯的另一个城区。她小梅勒一岁，十三岁，她自己说的。她叫尤妮帕。

尤妮帕的眼睛看不见。

“人鱼让你难过？”梅勒问。

这位眼盲的女孩点了点头：“我刚刚听到她们的声音。”

“但她们什么也没说啊。”

“在水底下说，”尤妮帕反驳道，“她们一直在唱着歌。我的耳朵很敏锐，你知道的，很多盲人都有敏锐的耳朵。”

梅勒目瞪口呆地盯着尤妮帕瞧，后来她才发现这样非常无礼，不管尤妮帕现在看得见看不见。

“是的，”梅勒好不容易说，“我也这样以为。我觉得她们一直有点……我也说不上来，总有点悲伤的样子，就好像她们遗失掉了一些十分重要的东西。”

“她们的自由？”船夫在听了她们的交谈后，突然插嘴说。

“不只是这个，”梅勒回答。她想不出字眼来描述自己的想法，“大概是一种感到高兴的能力。”这虽然还未切中要点，但已接近些了。

她深信这些人鱼就和她一样，有着人性。她们比一些她在孤儿院认识的人还要聪明，她们也有感情。没错，她们是长

得不一样,但也没有人有权把她们当成动物来对待,把她们系在船前或随自己高兴,在礁岛中把她们赶来赶去。

在面对人鱼时,威尼斯人的行径显得残忍,甚至没有人性。事实上,大家竭尽所能地诋毁人鱼。

梅勒叹口气,低下头瞧着水面。摇船的船首像刀锋一样切过翠绿的水面。在狭窄的小河道上,水面十分平静,只有在大河道上,才不时会袭来大的波浪。但这里,离威尼斯的交通枢纽三四个拐弯远,便全然静谧无声。

摇船无声无息地滑过拱桥,有的桥点缀上狰狞的石怪,石怪的头上长着浓密的杂草,就像一绺绿色的头发。

河道两岸,墙面直挺挺地伸入水中。每栋都不矮于四层楼。几百年前,当威尼斯还是一个强大的贸易强权时,人们直接从河道上,将货物卸到富商的宫殿中。但今天,许多老屋空无一人,大多数的窗户都黑漆漆的,水面上的木门破烂不堪,被潮气蛀蚀——这并不是从埃及军队包围整座城市才开始的。那位复活的法老王和他的狮身人面将领,并不用为此负上全部责任。

“狮子!”尤妮帕突然脱口而出。

梅勒沿着河岸一直看到下一座桥,连一个人影都没发现,更甭提城市卫队的石狮子了:“在哪里?我什么也没看见。”

“我能闻到它们。”尤妮帕一口肯定。她无声无息地在空气中嗅闻着，梅勒从眼角注意到，船夫在她们身后摇着头，不知该如何是好。

她试着学尤妮帕那样，但直到摇船再次滑过将近五十米后，梅勒的鼻翼才捕捉到一些异样，潮湿的石头气味，发着霉，有点腐烂，味道重得盖过了这座在下沉的城市的气味。

“你说中了。”毫无疑问，那是石狮子的臭味。这群石狮子被威尼斯城市卫队当成坐骑和战友。

就在这个时候，前面的桥上出现了一头孔武有力的动物。那是一头花岗岩狮，礁岛石狮中最常见的一种。还有其他更强大的狮子，但这到最后都没有差别。落入花岗岩狮的爪中，便别想再活命。这些狮子自古以来就是这座城市的表征，当时每头都有翅膀，能够在空中飞翔。但今天只剩几头能够飞行，它们的数量受到严格控制，全被派去保护市议员。在礁岛北端的狮岛上，培育师去除掉其他狮子的飞行能力。它们诞生时，背部带着一双萎缩的翅膀，成了一种可怜的装饰物品。城市卫队的士兵便在其上安置鞍轡。

桥上那头石狮也只是一头一般的石头狮子。它的骑士穿着卫队鲜艳的制服，武器在肩上的皮带上晃荡着，流露出懒散，是威尼斯军人特有的气质。这些士兵并不能够帮威尼斯

抵抗埃及帝国，反倒是水后替代了他们的工作，但自三十年前城市被围以来，卫队逐渐握有实权。这期间，只有他们的上司——在这个陷入险境的城中予取予求的市议员们，才能比他们还要趾高气扬。虽然市议会和士兵也尽可能试着表现自己的能力，但到最后，大家都知道，碰上紧急情况时，他们是无法保卫威尼斯的。但只要水后能够将敌人阻绝在礁岛之外，这些人就可以为所欲为。

桥上的卫兵带着一丝冷笑瞧着下方的摇船，接着对梅勒挤眉弄眼，然后催促着狮子前进。这头动物喷着鼻息，向前跃开。梅勒非常清楚地听到它的石爪在石板上的刨抓声。尤妮帕捂住耳朵。桥在这头猛兽的大爪子下震动颤抖，回声像个跳动的球一般，在高耸的屋宇间四处窜动，就连静止的水也泛起涟漪。摇船还是轻轻摇晃着。

船夫等着士兵消失在错综复杂的巷道中，迫不及待朝水中吐了口口水，呢喃道：“滚你个蛋，死卖国贼！”梅勒打量着他，但船夫表情僵硬，目光越过她，看着水道。他慢慢让摇船继续滑动起来。

“你知道还有多远吗？”尤妮帕问梅勒。

船夫比她先回答：“我们马上就到了，前面转个弯。”接着他明白“前面”这个字眼对这个盲眼的女孩来说，并不算是什

么提示，于是他立刻补充道：“只要再过几分钟，我们就会到流民水道。”

狭窄与昏暗，这是梅勒印象最为深刻的两种感觉。

流民水道两岸都是高耸的房子，一间比一间阴森，几乎无人居住。窗户洞开，在灰墙上显得空洞黑暗，许多玻璃窗破裂，木框倾斜，像死鸟躯体上的翅膀一般。一道被撬开的大门中，传来猫打斗的叫声，在这个有着成千上万只流浪猫的城中，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鸽子在窗台上咕咕叫着，水道两旁没有栏杆的狭窄河岸上，满是青苔和鸟粪。

唯一有人居住的两栋房子，在整排颓圯的破屋中显得十分突出。这两栋房子正好面对面，在水道上宛如两名对弈的棋士，脸上布满皱纹，眉头深锁。它们位于阴暗的死胡同底，和水道入口处相距约百来米。两栋房子都有个阳台，左边的是石头做的，右边的有着繁复的金属花饰。阳台栏杆高耸出水面，几乎要相接。

水道宽达三步，原本还呈现碧绿的水色，在这里显得更加阴暗深沉。老屋子间的间隙，窄到日光都难以照到水面。在摇船引起的涟漪上，几根鸟羽毛缓缓晃着。

梅勒对即将发生的事已有了些模糊的印象。在孤儿院里，

已有人对她解释过，还不停耳提面命，她应该十分感激，能被送来这里当学徒。在这条水道上，在这个灰绿色的朦胧天井中，她将度过未来的几年时光。

摇船靠近了有人住的房子。梅勒聚精会神听着，除了远处一阵不清楚的喧闹声外，什么都听不到。当她看着尤妮帕，却见到这名盲眼女孩全身肌肉紧绷着：她闭上眼睛，嘴唇发出些无声的字眼——或许就是她敏锐的耳朵从那阵吱喳声中听出的字眼。那就像一名地毯织工的动作，能拿着尖针在数以千计的丝线中，准确挑出其中一根，尤妮帕真的是个非比寻常的女孩。

左边的建筑中坐落着乌贝托知名的织布作坊。穿着他和他学徒织出的衣物，被视为一种邪恶之举；他声名狼藉，和教会的纷争，也人尽皆知。但每位偷偷委托他制作紧身胸衣和衣饰的女子，都对这些衣物的神奇魔力，暗自深信不已。“乌贝托的衣服让人纤细。”威尼斯的沙龙和巷弄中这样传说着。真的纤细，因为谁穿了这些衣服，看来不仅瘦削多了，也真的瘦了下来，好像这位大师的神奇丝线，消耗掉了所有围着这些丝线者的脂肪。威尼斯教会的神父不只一次对这名织工的邪恶举动破口大骂，可谓声嘶力竭，满怀恨意，最后终于将乌贝托赶出他们的手工行会。

但乌贝托并不是唯一遭到行会敌视的人。对面房子的主人也有同样遭遇。那里面也有一间作坊，也是为美丽服务。不过这里并不织造衣裳，受人敬重的作坊师傅亚钦波多因为自己的名号和他的宿敌乌贝托公开相提并论，而抗议连连。

“神镜亚钦波多”几个字的金色字母立于门上，旁边还挂着一面牌子：

好坏继母
美丑女巫
各式用途的
魔镜

“我们到了，”梅勒对尤妮帕说，同时目光又瞄了那些字一眼，“亚钦波多的魔镜作坊”。

“看起来怎么样？”尤妮帕问。

梅勒犹豫了好一会儿，要描述她的第一印象并不太容易。房子看起来阴暗，就像这整条水道和其周遭一样，但门旁边摆着一个桶子，上面栽种着鲜艳的花朵，在这灰蒙中，倒是一个可爱的斑点。直到再定眼细瞧时，梅勒才发现那是玻璃花。

“比孤儿院要好。”她有点迟疑地说着。

从水面通往走道的阶梯,湿滑无比。船夫帮她们下船,他在接载女孩时,已经收取了酬金。在慢慢摆开他的摇船前,他还祝这两个女孩好运。

梅勒和尤妮帕有点不知所措,她们手里都拎着个半满的布包,正好就站在出售“好坏继母魔镜”的牌子下。梅勒说不上来,是不是应该把这视为未来学徒生涯的一个好的或坏的开端。或许实际情况就在其中某个地方。

作坊的一扇窗户后面,有张脸孔滑了过去,接着是第二张。好奇的学徒在偷瞧新来的,梅勒猜想。如果相信那些谣传的话,都是些不怀好意的学徒。

亚钦波多和乌贝托从未相善过,这不是什么秘密,就连他们同时被逐出手工行会,也未能改变任何情况。他们互相怪罪。“你们为什么把我逐出行会,而不是那个神经制镜师?”乌贝托一定这样大声质问过。这织工也同样咬定,亚钦波多在自己被开除时,也大喊过:“我会走,但你们最好也教训一下那个织布的家伙。”事实如何,没有人完全知悉。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两人是因为使用被禁的魔法,而被逐出行会的。

魔法师,梅勒心中激动地一闪而过,她这几天以来几乎只有这个念头。亚钦波多是位真正的魔法师!

镜子作坊的门吱呀一声打开了,走道上出现一名奇特的